

書叢藝曲新

# 信迷別

·輯一十第·

老舍等作

新華書店發行

## 目 錄

別迷僧	老 舍	一
新拴娃娃	王 犕	三 五
打周倉	老 民	三
算命	嚴 樸	七

## 別迷信（京津大鼓）

老舍

（詩篇）

天堂地獄是胡說，

燒香上供白費事；

調好絲絃忙打鼓，

唱一段破除迷信，不拜神佛，何況那

鬼怪妖魔！

在京西有一位王老二，

他有良田七十畝，

果園一半田一半，

娶妻張氏生兒又養女，

王老二生來的性情好，

他不賭錢來不喝酒，

王老二可有一點毛病，

早晚燒香不忘慢，

哪有神仙哪有佛？  
賠錢還要把頭磕。

家住西山獅子窩。

自耕自種，有馬又有車；

不愁吃來不愁喝。

一家子四口兒好快活。

說話兒甜甘又隨和；

一邊耪地一邊唱歌。

心中頑固信神又偏佛。

對着那山神爺，土地爺，子孫娘娘，

把頭磕。

有一天他妻張氏得了暴病，

他不去請醫不去買藥，

急得全家哭哭啼啼把手搓。  
單去請瞧香的李四婆。

這婆娘穿上頭藍的新大褂，

騎着毛驥把山上，

說時遲來那時快，

這才是三姑六婆休來往，

(摔板)

她們一來到哇，無事生非，謠言惑衆，吉少凶必多！

進門來李四婆要錢又要酒，

酒足飯飽她才上了炕，

那婆娘張開大嘴打哈欠，

裝瘋賣傻，眼珠兒翻上去，

還要那好茶好飯一大桌。

王老二燒香連把頭磕。

端着肩膀假哆嗦，

眼淚撲撒鼻涕通了河。(註一撒讀第

一聲)

鬧哄了半天她才開了口，

她說道：我乃天蓬元帥豬八戒，

我架着黑風巡山又玩水，

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我都看到，

這裏有九尾白狐，紅眼的兔，

成精作怪，還有個千年的老駱駝！

老聲老氣不像個老婆婆。  
肥頭大耳嘴長半尺多；  
來到西山獅子窩；  
妖魔鬼怪可真多：

你妻本來沒有病，

高叫一聲「吾神去也」，

王老二兩手冰涼出盜汗，

妖婆聽罷開言道：

她又說，趕快去到三官廟，

王老二聞言不怠慢，

李四婆和道士本是一條腿，

道士們一要七石穀，（註：石讀如蛋）

三要素齋一天三大頓，

道士們本來是寄生物，

抓住個冤大頭死吃一口，

王老二點頭連答應，

可憐他雖有個好心眼，

他不想狐狸怎生了九條尾，

他不想道士巫婆全是騙錢的鬼，

空長着腦子他不會思想，

五位道士齊來到，

白天見鬼，他自己才真中了魔。

(摔板)

都只爲衝撞了妖精中邪魔。

老婆娘口吐白沫，慄慄磕磕。

忙把神言仔細說。

先教病人把香灰糊牆嗎？

請幾位道士把妖捉！

急急忙忙下山坡。

裏鈎外連，欺負他鄉下腦殘。

二要燈油香蠟，又好又得多；

最好是鷄鴨魚肉葷素兩吃着！

一不生產二不作活：

不會捉妖可真會把人捉！

典房賣地也得救老婆。

無知無識可就砸了鍋！

他不想哪會有千年老駱駝，

他不想木偶泥胎怎會喝酒吃餸飯！

不去捉妖先把酒喝。

(上板)

有一個面黃肌瘦無精打采，

暗中倒有三個小老婆。

有一個肥頭大耳白淨子臉，

渾吃悶睡好吃又好喝。

有一個臉上的煙灰三寸厚，

抽足了鴉片才會降魔。

那兩位年輕的還倒好，

「哈德門」作「高射砲」，自獮抽得多。

五位都吃饱喝足上了座，

打起來法器叮叮噹噹把妖捉。

頭一請，請來一瘸一點的癩拐李，

二一請，請來丁雷公奶奶與風婆，

三一請，請的本是黃天霸，

還沒有請到就起了風波。

只聽得病房裏一陣亂，

孩子哭娘，大人喊老婆。

王妻張氏病沉重，

沒有吃藥只把香灰水兒喝；

香灰本來不治病，

又不能安眠，院裏打鼓又敲鑼；

因此上病重神虛嘯了氣，

一命嗚呼，連句遺言也沒有說！

這才急瘋了王老二，

躁腳搥胸無奈何。

哭一聲妻來叫一聲小兒女，

咱們的冷熱飢飽以後對誰說！

抄起來又鉗掃帚往外跑，(註：掃讀

去打那騙人的道士與巫婆。

第四聲)

道士們早已溜了個淨，

偷去了饅頭兩箇籜；

李四妖婆也沒了影，

去到那張家村兒李家店兒亂扯又胡

說。

無奈何放下又鉗摟住小兒女，

千不該來萬不是，

萬物之靈人爲首，

幹活的吃飯才合理，

王老二家破人亡禍由自取，

這一回破除迷信真重要，

王老二滿臉熱淚混身打哆嗦。

他不該相信妖怪與神佛。

怎可以對着泥胎木偶把頭磕？

和尚老道不該念經，應該去作活。

誰教他不用腦筋亂信妖魔！

都只爲，事事合理，人人生產，工農

康樂，才能建起那新中國！

## 新拴娃娃

王算三

四月初八好熱天，  
山上的奶奶年代不短，  
清堂瓦舍挺大的一片，  
琉璃瓦太陽一照光閃閃，  
山高廟大看好多遠，  
只可惜那地方迷信又封建，

張家口大廟會起在賜兒山，  
大好的廟宇够好幾十間，  
好房屋都是漢白玉相趁水磨方磚，  
瑞氣千條霞光冲天。  
修蓋時定花費不少的錢。  
迷惑人心鬧出謠言：

說什麼廟裏的奶奶很靈驗，

誰有病到廟內放下個茶碗，

缺子無後要來許願，

竟有那迷信婦女甘心受騙，

在廟會上出了拴娃娃的事一件，

有一個婦女叫李小晏，

夫妻倆的年歲相差不遠，

小光景吃穿不缺很方便，

她每日不住的來思念，

暗思想東鄰家姐姐比我好，

西鄰家妹妹比我小，

我結婚已經九年半，

我夫妻倆爲這點事兒常互相瞞怨，

我言說你說那話我不稱贊，

老翁翁也成天價哭喪着臉，

他說我人兒好活好全都不算，

娘家的父母也把我瞞怨，

他先疑惑我跟我丈夫感情有限，

說他有求必應神聖無邊，

神奶奶準給他下上藥丹，

他真個到奶奶廟裏把娃娃拴。

管保他能把娃娃添。

小事兒不大挺新鮮。

她家住張垣市上邊。

丈夫三十五她本三十三，

就有一件缺少個兒女在眼前。

爲這點事兒真是又愁又悶晝夜不安。

她的女孩今年一十三。

早有個白胖的小小會跑着玩。

男孩女孩一個也沒添。

他言說女人家不生孩子真算稀罕，

咱們誰也別說誰不沾。

老婆婆也不三不四的瞎翻翻。

不會生孩是大事一端。

說出話來更討人嫌。

自跟人家過了十來年。

我身上有口難分辯，

東市場裏去把卦算，

有的說命裏無兒別強打算，

光人民票子化够十幾多萬，

現如今飲食照常什麼也不顯，

在眼前快到陰歷四月半，

今天想來明天盼，

李小晏晝夜不住的來思念，

差不多的到廟會把熱鬧看，

都說是山上的奶奶很靈驗，

我到奶奶廟裏去看一看，

萬一的他老神家大顯靈驗，

我就算上多少佈施許多少願，

她左思想來右盤算，

混身衣服都改換，

出了街門連走帶看，

相離廟會不怎樣遠，

男男女女人千人萬，

只落的萬般無奈求神仙。

又批八字又相面外帶把課占。

有的說我生孩子就在今年。

依我看她八字占課都是枉然。

肚子不覺疼來身子也不舒服。

今一年我怎樣還能把孩子養。盼孩子把我的眼盼乾。

來到四月初八這一天。

我爲何不上躡賜兒山。

又說是有求必應聖德無邊。

誠心誠意把娃娃拴。

保佑着我把娃娃添。

爲了求兒準不疼錢。

霎時間換去舊衣把新衣穿。

隨身帶上了零花錢。

簡直的够奔賜兒山。

但只見廟會上真成了人山。

差不多都把新衣穿。

一個個的喜色滿面，

公共汽車來回跑真快似箭，

一直看到山頂上面，

想一想過去把今天看，

過去時上廟會我曾來過好幾遍，

怕那些不講理的日本鬼說話就翻臉，

國民黨一來更討厭，

上廟會滿心裏攢着一把汗，

今天公家人和百姓在一起站，

就從今天廟會上看，

李小晏本來爲拴娃娃事一件，

她這才擠擠擁擁來到山上面，

好容易來到奶奶廟的裏面，

老和尚打着磬外帶把經念，

但只見泥兒捏的娃娃放着一大片，

說的是人留後爲老來有人照管，

誰要是真心求子望上看，

誰下米來誰吃飯，

真是歡笑不止喜樂無邊，

在路旁擺着好多的買賣攤。

真是男男女女一齊上山。

跟敵人在的情形大不一般。

未從前來心胆寒。

父怕那些特務和漢奸。

拿着打人罵人當鬧着玩。

惟恐怕碰上個亂子沒法担。

都是和和氣氣喜地歡天：

真是人民幸福要享不完。

買了香還買了些紙馬黃錢。

心急意忙來把娃娃拴。

見燒香人多一半女少一半男。

他總是說叫大家多上些佈施錢。

老和尚眼望大家把話言。

要知道這個奶奶靈驗無邊。

拴個娃娃花不了多少錢。

頂事兒不小花錢有限，  
老和尚順着嘴的往下念，

這個說叫我看這是二五眼，  
有的說這是爲不生兒胡打算，

李小晏盼孩子盼的乾了眼，  
其他人說什麼她全不管，

她這才眼望和尚把師傅來喚，  
和尚說你給的少了也算還願，

給多給少隨你自便，

李小晏聞聽心中暗算，

這就是一面斧子兩面砍，

我千兒八百的覺着不好看，  
說話間放下了兩千人民券，

她邁步來到廟門外面，  
臨來時心中有事我沒顧得看，

她站在旁邊連聽帶看，  
男和女够三十來人相差不遠，

對着大家來講演，

管保你身體健康兒女雙全。  
有些婦女們低低聲音把話談。

無非是花些個眼子錢。

她是特意的來把娃娃拴。

反正是怎麼也不肯空着下這山。  
問一聲拴個娃娃可要多少錢？

你給多了我更喜歡。

不過是爲求兒不要心疼錢。  
猛一聽這些話說的倒挺甜。

他怎麼也是想多要錢。

咬着牙兒給他兩千塊錢。

拿起個泥娃娃就用紅繩兒拴。

但只見站着男女一大圈。  
也不知道圍了這些人兒爲那般。

才知道裏邊站了些工作人員。  
他們輪流在婦女衛生展覽臺前。

說的是婦女們不生孩子是什麼根源。

李小晏她聽見講說這一件，

講的是婦女不生孩子不是什麼命，

引起了她十分注意在心間。  
這個事情可不簡單。

要講起這個道理真不淺，

老鄉們應當注意這一端。

男女結婚誰也不免，

到時候應當要把孩子添。

假設要三年五載孩子不見，

必有原故在裏邊。

或者是夫妻感情有限，

也許是衛生注意不週全。

甚至於女的月經不常見，

有時候錯後有時錯前，

或者男的身體不強健，

或者是女的子宮不健全。

或者是男的在外邊胡走亂串，

或者女的品行不端。

甚至染成花柳症更危險，

就算夫妻情義好也是枉然。

要有以上這些條件，

想懷胎成孕那是真難。

總起來說是因病發現，

這就是不生孩子的主要根源。

常言說有病早治莫遲慢，

耽誤了時間可不是玩。

快去檢查到醫院，

光給你檢查並不要錢。

就算是吃些藥也花錢有限，

爲人民服務的醫院不圖賺錢。

要治得男女的身體都健康，

那一定能把孩子添。

說命裏無兒強求子的是把人騙，

更不聽生兒養女靠神仙那些謠言。

明白了科學真理種種無困難，

那沒根據的事情是白鬧着玩。

這些話只說的大家點頭稱贊，

這時候驚動了李小晏，

暗說道這位同志講的真明顯，

我就是身體弱精神不好，

為什麼有了病我不到醫院把病看，

誰叫我信神又把卦算，

或吃藥或保養自取方便，

自覺着拿着泥娃娃真不好看，

可一想要把個泥娃娃摔的稀爛，

我爲了手裏拿着嫌不順眼，

李小晏她什麼熱鬧也無心看，

這些事有好多婦女親自眼見，

都明白了不生孩子是身體不康健，

李小晏她急忙下山回家轉，

來到了近前仔細觀看，

這姊妹兩個見了面，

姨姐緊趕着把身站，

買了些什麼東西是貴是賤，

齊說道這才是有條有章又有根源。

真如同夜夢初醒又明了天。

他真正說着了我的病源。

有月經不是錯後就是錯前。

竟鬧這求神拜佛講打算盤。

把我的身子檢查一番。

勝似我花這沒用的錢，

恨不能把他摔在地平川。

可惜我連來帶去少半天又白花了錢。

把他揣在懷裏帶回家園。

紅着個臉子下了山。

在感動之下都把羞含。

有病早治別自找着受冤。

瞧見了有個婦女坐在了大路旁邊。

原來是她的個姨姐坐在面前。

親親熱熱非常喜歡。

說：妹妹呀你也來逛賜兒山，

你看着大會上那樣兒新鮮？

小晏說什麼東西也看不上眼，

咱姐兒倆的感情實在不淺，

今天妹妹來把會趕，

她就把拴娃娃的事兒講了一遍，

姨姐一見她笑紅了臉，

姨姐姐這個事兒很明顯，

請神婆拴娃娃我全都鬧遍，

後來我到醫院檢查了一遍，

讓我吃了幾服藥花錢有限，

妹妹不信留神看，

過不了秋天你再把我看，

你別拿着這個泥娃娃當你的小孩看，

依我說你快着摔他個稀糊腦兒爛，

李小晏聞聽把頭點，

我剛才就有這樣意見，

拿着這個東西真討厭，

直把他摔了個七八十來半，

咱在此處莫久站，

我的心裏正麻煩。

我有了事光想着跟姐姐你談。

真是丟人擡臉後悔難。

在懷中掏出那個泥娃娃紅繩兒拴。

姊妹倆拉住手笑了半天。

我對此事到有點經驗。

孩子影兒都沒見光花了錢。

醫生說我經血不調子宮又偏。

我的身體一天健壯一天。

我這肚子也大啦腰又圓。

是男女摸不定準把孩子添，

他不會叫爹也不會把娘喚。

到省得有人看見了做爲笑談。

先點頭來後咬牙關。

又聽見姐姐你談了談經驗。

她這才叭喳喳把個泥娃娃摔在地平川。

姐姐呀你千萬別對旁人言。

回家去我快到醫院檢查一番。

說到這裏拴娃娃算個書段，

不生孩子快治病可別信神仙。

## 打周倉

老 民

說膠東來道膠東，  
嶗山上有個頂神的，  
活神仙是人送的外號，

他常說：

他能呼風和喚雨，  
陰陽八卦算的準，

有一年嶗山一帶發生瘟疫，

神仙說：

膠東的嶗山最出名，  
看香裝神把人蒙，  
他的真名叫劉永清。

也會撒豆變成兵，  
手到病除保成功。

回歸熱、傷寒、霍亂到處流行。

惹的他一怒走天宮，  
到天上對着玉皇說了一遍，  
唰啦啦降下了一道旨，  
瘟蟲放了無其數，  
要不趕緊想辦法，  
「這一方得罪了周倉神將，」  
玉皇爺爺動了無名，  
派瘟神來到嶗山放瘟蟲，  
所以是咱這地方瘟疫流行，  
恐怕是人人都難免災星。」

老百姓聞聽心害怕，

「請你老趕快想辦法，

如果有法把俺救，

活神仙那裏微微笑，

「免災的方法我倒有，

如果誠心把神敬，

你明天周倉廟裏擺菓供，

燒香焚紙誠心懺悔，

大家夥連忙答應：「是是是！」

難得你老發慈悲，

第二天早飯以後去上供，

大人小孩，跪了一廟院，

怪聲怪氣的胡亂唱，

他說道：

我乃是周倉大神下天界，

青紅神馬各要三疋，

等到人馬吃飽後，

見了玉皇把情講，

許多人跪着神仙來求情：  
搭救這一方生靈有大功，

管做什麼都應承。」

連把鄉親叫一聲：

就是怕你們心不誠，

管保能把罪減輕；

設上神壇點上神燈，

看我求神顯神通。」

明天一定照樣行，

我們就，感激不盡大恩情！」

廟前廟後鬧哄哄，

活神仙坐在正當中，

你既然誠心悔罪我允情。

「黎民百姓要聽清：

再送來五斗馬料要簸乾淨，

我就騎馬上天宮，

我叫他多降福祥少降災星。」

大家一齊把頭磕，  
明天保證能送到，

送去了大紅洋標三十尺，  
穀楷裝了一車子，  
東西送到了好幾天，

老百姓天天去問信，

這一天，有個小貨郎來串巷，

他說是：「小貨郎衝了周倉的駕，

你們要想快好病，

大家一聽就動了手，

貨郎說：「你們綑我爲什麼？」

小貨郎一聽靈機動，

他想道：什麼人還吃是什麼藥，

小貨郎想好主意把眼一瞪，

小周倉！我命你下方把災救，

衆人一聽心害怕，

小貨郎一看機會到，

「周倉快來聽號令！」

都說道：「一切東西全現成，  
希望你周倉爺爺顯神靈。」

還有那，青土林布三丈有零，

黑豆穀子用布袋盛，

期限已至病沒輕。

他說周倉還沒回程。

活神仙忽然一計上心中，

所以才齷蟲沒收還盛行，

須把小貨郎綑上繩。」

把貨郎綑了個緊繩繩。

衆人說：「你把這周倉爺爺的聖駕衝！」

見此光景把計生，

不如我就裝個關公。

他說道：「我是關老爺下天宮，

好大胆！竟敢把我上了繩。」

趕快把他的繩來鬆，

趁此時間把令行：

我命你同我上天庭！」